

蓝火苗 红火苗

——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

毕星星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蓝火苗

红火苗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

毕星星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火苗 红火苗：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毕
星星著.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4

ISBN 978-7-109-14449-1

I. ①蓝… II. ①毕… III. ①生态农业—概况—中国
IV. ①S-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464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程秀芬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4.75

字数：142千字 印数：1~3 000册

定价：45.00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希望在燃烧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南国篇 1

恭城：走在前面的人们	2
黄岭：回黄转绿的故事	6
天涯海角，昨天今天	8
能人们，新人们	12
乡村：美丽从这里开始	14
敬礼，播火者	18
中国大地蓝色的希望	22

冻土地带的暖流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东北篇 27

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27
“炕神”传奇	33
辽西走廊的流连	38
百年一遇，狂飙为我从天落	44

大西北探火记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西北篇 48

司马义兄弟	49
吉木萨尔的“新疆第一池”	51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走过那伊犁	55
汉族的，民族的	61

边疆的魅力：两代人的西迁	64
霍城，边境线一侧的创业人	66
西北的月亮	70
喀什，民族兄弟的新家当	72
西北黄土高原的亮色	76

中国的中气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中部篇 83

沿江行，秋来风景异	84
稻花香里话丰年	87
中国农村的后院战略	93
前进，曲折地前进	98
激情和渴望，农户们	104
是谁留下千年的企盼	109
中国农民的集体表情	114
尾声：碳基金，全球性的应对	121

圣火照亮延安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圣地篇 123

感天动地：历史在这里驻足凝视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壮举篇 136

见证牺牲	136
见证和谐	140

后记：走遍全国看沼气

145

希望在燃烧

——中国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纪实之南国篇

天空呼啸过一浪一浪的寒流，数九严冬，我们来到南方农村，考察农户用沼气工程。

沼气是一种可燃性气体，成分和煤矿的瓦斯气体相似。多少年以来，人们一直幻想着如何控制住它，焕发它的热能，同时捆缚住它的暴烈脾气，驯顺地服务人类。尤其是近年来，人们日甚一日地注意到了它的清洁能源性能。使用人畜粪便做原料，便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可燃气体，照明烧饭，清洁卫生，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何乐而不为！2001年，农业部启动生态家园富民工程，有步骤、按计划地在全国农村推广户用沼气。许多农家从此多了一种新式家具：沼气设备。一花引来万花开，经历了几年的实验推广，小小的沼气火苗，现在已经在全国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点燃，火势依然在蔓延，大有一方星火、万方燎原之势。

从广西，到海南，我们跋涉数千里，翻山越岭进农家，看沼气，看新村。客舍青青，草木思春。牛眸鸡鸣，院落整洁。喀吧一声拧转开关，沼气灯射出柔和的灯光，丝丝的低鸣像是欢畅的歌吟。沼气灶腾地一声开火，淡蓝色的火苗跳跃升腾，火舌盘旋着，欢快地舔贴着锅底，一会儿，潮湿的水汽就雾漫了房间。火光映照着明洁的瓷砖墙，也映照着主人甜蜜的笑容。一个崭新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了热气腾腾的希望。

南国春早。这会儿，北方正是冰天雪地，寒气正在若无阻碍地冲撞游荡。走马岭南，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春天的脚步正在悄悄地临近。就在凛冽的寒风呼啸里，不可阻挡的春色正在孕育，我们感到了暖融融的春意。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心头都在熊熊燃烧着那一朵一朵的蓝火苗。神州大地星罗棋布的朵朵蓝焰，正在点燃一个灿

烂的春天。

真正的春天不待崭新的日历掀开，它已经着急地走来了。



恭城：走在前面的人们

车进广西，我们立刻领略到了扑面而来的南国风情。这里树木葱茏，紫荆花正在绽放，高大的细叶榕树密密匝匝地铺展成一片浓绿，气根飘动似老人的美髯。即使在北部山区瑶家聚居的恭城兴安一带，走进深山，也是林木繁茂，绿草如茵，一座座吊脚楼依山比邻，淙淙流淌的小溪穿过稻田隐没在竹林里。恭城县果农多，平川多柑橘橙子，山地加工竹器。我们到恭城的时候，正值一年一度的全国“月柿节”，火红的月柿装点得山乡更加妖娆娇艳。恭城，一个响亮的名字。

不过，恭城的火更在于它的农村沼气建设工程。它首创的“三位一体”，改厨改厕改圈被称为“恭城模式”，业已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取经人，一些国外能源专家也开始把眼光转向这个山区小县。它是全国知名的沼气发展先进县。

恭城的沼气发展历史，是全国农村沼气建设的缩影。

沼气是恭城的品牌，沼气是恭城的骄傲。在恭城，但凡谈起沼气，随便一个干部都能给你说个子丑寅卯。陪同我们的能源办李书军老人，就是一个远近知名的“老沼气”。

恭城县农民接触沼气比较早。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有农户实验使用，不过那时技术不过关，零零星星不成气候。黄岭村有个黄光林，一天看到生产大队的猪粪池里冒气泡，他取过一个木桶倒扣上去，桶底打个眼儿，插上一根管子，划火柴一点，着了！黄光林凑近火苗抽了一管烟，这可说是山乡农民最早使用沼气的记录。一束小小的火苗点燃了这个村民的希望，他成为第一批接受和使用沼气的农

户。他修建的第一代沼气池，有的还在使用。黄光林已经70多岁了，依然是乡里的沼气技术员。

对于这位勇敢地闯进农村能源领域的先行者，李书军亲切地把他称为恭城县的“沼气祖师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恭城县沼气发展的草创时期，李书军老人说起当年的创业艰难，依然感慨不已。一辈子守在山村的农民，谁相信臭大粪能烧饭呢？就在黄光林砌成第一口沼气池以后，村里有个叫吴小军的老人找上了门，他提着一块猪肉，进门就招呼：“光林哪，今天我在你家吃饭喽！”黄光林知道他是来试沼气灶的，笑说：“好吧，我今天就教你看看，一根火柴给你煮熟了饭！”一会儿猪肉芋头熟了，吴小军说：“这臭屎臭尿的，跟柴火煮下的一样嘛！”出了门，吴小军逢人便讲沼气。黄岭村就这样点亮了恭城的第一束沼气之光。

那个时候的能源办，只有李书军和唐咸民两人。他们知道，老百姓最相信实的，说千道万，不如办个点儿来看。他们在全县选了几个村子做示范点，他们要让全县都看到：沼气，就是能代替柴火走进村镇，走进瑶家。

李书军说，当时最困难的，一是说动专家认可，一是说动领导投资、批钱。

每当桂林市里、自治区里来了专家，李书军他们都钻着机会打探消息，千方百计拉专家到点上看一看。恭城的试点多在山乡瑶家，有一次，好不容易等来市里的专家，他们骑自行车驮着，眼看快到了，一条河流挡住去路。专家是个老人，走上独木桥就心惊胆战，他们怕出事，只好回头。过一阵来了自治区的专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李书军他们提前一天就看好了路线，收拾好自行车，碰巧当晚一场暴雨，山洪暴发，他们赶到路口，昨天的细流今天已经是浊浪滔滔，他们沮丧地阻隔在岸边，看着对岸的人家无可奈何。

李书军说，他那时真想大哭一场。

困难的还有游说领导拨款。李书军他们找到县长，县长正在吃饭，你吃你的，我说我的。听着听着，县长停住了筷子；接着再听，县长推开了碗；一顿饭没吃完，县长拍板拨款1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令李书军感动惊喜的数字。他们觉得，一头打动了领导，一头打动

了老百姓，这事儿就有门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恭城县被列入全国农村能源建设项目县，沼气工程迎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跑点儿，学技术，到各部门联系物资，连续六七天奔跑坐车，有一天说好傍晚回县，唐咸民实在走不动了，两个老头在半道歇缓了半晌，借了一餐饭，天黑透了才跌跌撞撞回到家。不懂技术，他们狠狠心，锁了办公室，到自治区学了40天。回来再办培训班，第一年就给县里培训了1 234名技工。缺水泥、钢材、塑料管材，他们到相邻的县去借、去讨。上到自治区农业厅，下到老百姓，都知道唐、李二人是恭城的“丐帮帮主”。有一部分机电材料账，一直拖欠到进入新世纪才还清。起步的艰难，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但是，看到自己的工作为老百姓所欢迎，那种成就的喜悦也难以形容。仅1991年一年间，恭城就新上沼气8 200户。上门买材料、求技术的农户络绎不绝，能源办成了县农业局人气最旺的科室。进货、开票、帮教，面对拥来的村民，能源办的同志们日夜加班，中午时常回不了家，到对面小店打一碗米粉，一边吃一边开票。与此同时，技术创新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改厕、改厨、改圈一并进行，养猪、沼气、果业相辅相成。有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行为，必然要创造出先人一步的经验。恭城人的血汗凝结，终于闪烁



“三改”整治后的美丽村庄

出灼目的光彩。

1995年，恭城的“猪—沼—果”三位一体生态农业，被广西壮族自治区誉为“恭城模式”。进入新世纪，恭城县的沼气入户率已经达到80%以上。它的节柴，它的清洁，它的生态效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公认。以此为起点，恭城在全县开展生态家园示范建设，试行“人畜分离，规模养殖，集中供气”的新型沼气建设模式。近年来，自治区和全国农村能源会议多次在恭城召开。跨进新世纪，世界能源理事会的代表们也慕名来到这里，参观中国一个山区小县的生态农业。恭城的声音，已经传出国门，世人瞩目。

恭城的效应也迅速在各地发散。成群结队的人们来恭城取经。相邻县的农户要建沼气池，纷纷到恭城拉技工，恭城的技工逐渐在广西打出了声名，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称作“广西粮票”。意思是走到哪里，只要亮出“恭城”的牌子，就有信誉。更有一部分闯出广西，进入云南、贵州、广东的工匠，越发骄傲地把自己称作“全国粮票”。一个小小的沼气，点旺了恭城人的价值和自信，这是当初李书军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

一个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李书军他们为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农村沼气而无愧无悔。从1983年的41口旧池子，发展到如今的5万多户，沼气已经成为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书军的名字响彻瑶乡，成为恭城家喻户晓的“进火大王”。他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恭城县的沼气发展史。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能够和一个地域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他也可说不虚此生了。

李书军已经退休好几年，如果不是见面彻夜畅谈，你怎么也难以相信，就是面前这个须发稀疏，身形瘦小的老人，曾经那么强劲地影响了一个地区的能源发展历史。夜色深浓了，窗外，茶江正在静静地流淌，有支扭的摇橹声，哎乃的船工号子，遥远传来。李书军说，他和唐咸民现在还有一个心愿：终老之前，再去早年开发的农户去看一遍，说来，结交也有20多年了，想念他们。

一个基层能源干部和沼气的生死之恋，在哪里，也能燃烧成熊熊的燎原烈火。恭城的奇迹，就是这样创造的。



黄岭：回黄转绿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什么原因，导致恭城全县痛下决心在农村发展沼气？恭城人说，是因为砍山。

来到南国，放眼满目青山，我这个山西人很快被告知，这个地方是没有煤的。桂林山水，水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青山站列，绿水环绕，风景如画，但山里没煤。所谓靠山吃山，当地农家烧火煮饭，就靠上山砍柴。砍了长，长了再砍，山水养育了祖祖辈辈的乡民，但谁也没有想到这里还潜藏着什么危机。

历经了“大跃进”的大砍伐，恭城的山水已然是满目疮痍。没有植被保护，山洪一来，浑浊的黄泥进一步撕裂山体，峻山水库上方，一人多高的巨石从山坡滚下，被滔滔浊流挟带到库底。人口增多，生活需求增大，用柴量也就越来越大。老百姓没有办法，也就是近山砍完了砍远山，一步一步向深山推进。1983—1985年，能源办沿着恭城县的九大河流普查，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打问老乡的砍柴地点，调查表明，老百姓砍柴每年向深山推进3~5千米。每到冬天，肩挑的，单车队，板车队，一队一队，进山出山。为了一担柴火，一天担挑几十里，艰难跋涉的人们，眼光里满是辛酸和无奈。

黄岭，就是以这样一个典型形象，走进了恭城决策人的视野。

黄岭是恭城东部平安乡一个瑶家村子。背靠东顶山，村前是起伏的坡地。1980年，黄岭人也和别的地方一样，结成队伍进山砍柴。最难的时候，为了打一担柴火，天亮出发，中饭带到山里吃，来回二三十里，傍黑才能回来。为争抢一根枯枝，常有成帮结伙打架的。跑远山太苦，他们就在村子后山一遍一遍搜拔，大树砍光砍小树，小树砍光砍藤蔓，后山剃了光头，最后，黄岭村只剩下一棵百年老黄连没有动，那是村里护村的树王，按当地风俗，砍树王天神要惩罚的。

我们在黄岭村的村民龙有阶家里访谈，他一边说一边比画给我们：先砍合抱这么粗的，后砍木椽这么粗的，再砍胳膊这么粗的，再后来，就没有砍的了。

后山沿着山坡走不远，原来有一眼山泉。泉水淙淙，清凉甘甜，终年不断，黄岭人吃水就到泉眼去接。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吃水会成问题。但是，没了林子涵养水源，那泉眼眼见得逐年细小无力。接满一担水，时常要等半个钟头。没有办法，半夜起来排队。1983年遇到大旱，立秋以后就不见雨水，那泉眼，在风里飘忽着，越发细如游丝，终于有一天，黄岭人吃惊地看到，泉眼滴答滴答流尽最后一滴泪，它断流了。

泉断了，吃水靠什么？田里有水坑，到田里接呗，渠道也有水，刮着用。

在南方水乡泽国，这样取水，让人只有叹气。

痛如切肤的地方，往往就是改革的起点。黄岭村就这样被确定为恭城县最早的沼气试点。

1985年开始，黄岭村家家沼气进户。与此同时，县乡开始封山育林，禁止砍伐。10多年间，郁郁葱葱的一茬新绿就铺遍了山野。胳膊一般粗细的小树蓬勃向上，繁茂的竹林撒下片片浓荫，树丛里，带刺儿的小灌木密密匝匝盖住了小路。嫩茸茸的浅草野花顶着晶亮的露珠。放眼望去，后山又成了连绵起伏的绿色林带。南风吹过，一路花香，沟坡飘扬起棉絮一般的雾岚。鸟群啁啾，树丛里有了张望的麂子。山活了，水也活了，后山的那一眼山泉，又重新开始哗哗流淌。水流越来越旺，洁白的水柱喷射迸溅，翻滚出层层雪浪花。挑水，重新成为一件悠闲的事儿。溢出的泉流，沿着坡沟，绕过院墙，一条小溪，欢畅地奔出村外。

就在我们说话间，龙有阶担回一担泉水。和着茶叶，大蒜，生姜，花生仁，葵花子，他要按瑶家的习俗打油茶待客。

我们还去看了那棵老黄连。古树有一人合抱粗细，高出身后人家的三层小楼。时令隆冬，树叶已经落光了。只有粗壮的树身和坚实的枝杈定格在云天和大地之间，仿佛还在严肃地提醒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毁林断水的灾难。只有这棵古树，逃过了刀锯斧斫，见证了20多

年黄岭的林木荣而枯、枯又复荣的历程。

黄岭的回黄转绿，已经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凡来广西看沼气，主人都要向你介绍黄岭。因为再也没有这个村子的变化，更能有力地证明发展沼气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了。发展带来速度和富裕，发展也带来环境恶化的忧虑。这个时候，黄岭人已经先行一步，开始修复他们的生态环境。他们酿造出甜蜜的生活，他们创造了出色的生态效益。凡有沼气点燃的地方，都有动人的故事和传奇，对于创造生活的人们，这是大地和蓝天给予你们最好的回报。



天涯海角，昨天今天

海南岛全岛就是一个大型植物园。高大的椰子树抚摩着蓝天白云，相形之下娇小的槟榔亭亭玉立，像极了一对热带兄妹。芒果和荔枝低巍一些，墨绿的叶片簇拥成圆圆的树冠，沿着坡地一直延伸到无垠。偶尔见到木瓜和菠萝蜜，它们硕大的果实悠闲地挂在树杈上，海风吹动像高低悬挂的报春的风铃。橡胶树已经叶子稀疏了，树身上一道一道划开的创口，依然缓缓地渗滴着乳白色的胶液。道路两旁，台湾相思树枝杆柔软虬曲，靠近的几棵会柔枝连理，真实的一副难诉相思的模样。三角梅和一些藤蔓植物喜欢在公路两边无边无尽地蔓延，车行千里，嫣红灿黄的花树一路笑面醉人。“花开花落无时了，春来春去不相关。”无边的叶绿，浩瀚的花海，海南的冬天，也是迷人的季节。

沿着岛东一路穿行，经文昌、琼海、五指山到三亚，美丽的海南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同时也感受着海南深厚的传统文化。从冼太夫人的传说，到苏东坡海瑞的历史踪迹，一直到近代的宋氏祖居，一条历史的脉络清晰而深远。海岛与大陆隔海相望，但它绝不是孤悬海外的一叶飘蓬。同一条血脉发端自历史深处，一直延伸到今天

的新地新天。

海南的当地居民，大多是历史上由沿海省份移民上岛的，和他们在一起聊起来，一般人都能清楚地说出，某姓某氏是两广的，某姓某氏是福建的。陪同我们的工程师，我和当地人一样，一直叫他“胡工”，久了才知道他姓符，是当地的土著大姓。由于和内地久远深广的血脉联络，海南农村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问祖寻根的向心情结。许多村落，不论大小，村头或者高地，都有一座供奉祖先的庙宇，有金碧辉煌的，也有简朴低矮的，这是形式，尊祖敬宗才是内涵。这种凝聚力，有些朴素，有些原始，却也令人感动。

在文昌市才美村，我们一进村，就看到一张大红喜报：

大榕树复活了！

无情的强台风把我村福德宫的百年大榕树刮倒了，众子孙心痛如刀割。村委会理解大家的心情，派人外出，寻找七天，走了一千多里，终于找到了村公喜爱的大叶老榕树。今天上午十点，村长率领村中族亲，终于将这棵雄伟壮观的大榕树移栽在福德宫原址。

原来，这福德宫其实就是才美村的祖先堂。大榕树刮倒后，村人千辛万苦又移栽了一棵。就在福德宫前的影壁上，我们读到了村人铭刻的纪念碑文：

先祖在此建村以来，繁衍至今，历经数百年沧桑。——为增强我族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数百年子子孙孙团结一体，代代入血缘精神相互通融，生活事业相互扶助，在政府建设生态文明村政策感召下，我族之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建此宗庙。

以下是几十个捐款者的名单。

才美村还有一眼古井，开挖自何年，已不可考。井池边有一块方碑，碑文记载刻自民国。在创建文明村的活动中，村人把井池修葺一新，四周装裱矮墙瓷砖，显然把它作为一处历史古迹来纪念。在海南，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当地村民把生活和历史、昨天和今天联系

起来的愿望。他们以自己的村落负载历史文明为荣，有意无意之中，先人的风范就这样得以继承发扬。



海南乡村的百年老井

然而就在这样浓郁的氛围中，琼海市的凌水园村村民得到一个消息，为了统一规划沼气池，村里必须迁移11座祖坟。

到了海南我们才看到，这里的自然村一般都比较小，不像北方平原，动辄出现几百户上千户人家聚族而居。一片林阴，几十户人家，是这里经常看到的景象。凌水园村也这样。建沼气池以前，全村的75间猪圈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村前水库边，各家的坟墓也是自作主张择地。2005年6月，凌水园列入国债项目建设示范村，借助东风，村里外请专家统一设计、统一施工。按照规划，村里腾出三块空闲地，还必须拆除几十间旧猪舍，搬迁11座祖坟。

什么？搬迁祖坟？村民们怎么也想不通，尤其一些上年纪的村民。多少年来，靠祖宗荫庇我们才有今天，怎么能轻易搬动先人的墓地？为此，村里多次开会，干部带头，讲清道理，当事人也深明大义，祖宗也是希望他的后人日子越过越好嘛。思想通

了，于是选择一个吉祥日子，请来道士念诵经文，启动开坟，那经文大意是：

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为了统一规划沼气，建设文明生态村，今天恭请老祖宗搬一次家，祈望先人谅解——

这个场面，事后想起来有些荒诞，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村民心愿。为了建设生态家园，老百姓宁可伤害自己的感情，割舍代代积累的缅怀和尊敬，这也是一种贡献和牺牲。新生活前进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缠绕，经历了艰难的思想煎熬，凌水园村民的结论是：尊敬祖宗，相信政府。靠天靠地不如靠政策，财气运气不如建沼气。村民们终于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凌水园村的沼气工程，由于统一规划施工，建成以后果然别样出众。一片高地上，几十座沼气池、卫生间比肩而立，光亮的瓷砖在阳光下射出五彩霞光，它是村里最新的无烟工业园区和生活园区。一条一条的彩色管道，分而合，合而分，像一股集束神经，延伸到一家一户的灯头灶火。气流涌动，你能感到，那是新生活的脉冲。一股一股崭新的热流沿着管道强劲地冲进家户的堂社，村落洋溢着弃旧迎新的欢欣。

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必然带来崭新的精神面貌。无论如何难以割舍，凌水园还是实现了一次告别。由凌水园村，我又想到了广西的兴安县同仁村的“进火”风俗。以当地瑶家习俗，每当盖新房搬新居，主人都要在每个房间点燃一盆柴火邀请全村聚会吃酒。自建设沼气工程后，这个“进火”的习俗开始演变成沼气灶点火、沼气灯开光的仪式。一种古老的风俗还在延续，却已经被赋予全新的内容。他们拥有了富裕文明，他们身上一些过时的东西显然也在发生悄悄的变换。生活在吸收着什么，生活也在扬弃着什么。他们抖动沉重的翅膀开始腾飞，留给我们的启发思考也是不言而喻的。



能人们，新人们

在五指山的怀抱中有一个新星农场，新中国成立初它由部队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形成，“文革”中又有一批知青来此上山下乡，垦殖规模逐渐扩大。20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这里也画地为牢，逐渐变成了一家一户的庄园。今天，我们要走进这些山坳里的人家去。

出了城，土路越来越窄，雨水冲过，路面上留下一道道沟坎。我们一行人弃车步行，一会儿脚上满是黄土红泥。翻过崖再下坡，见有炊烟在山凹升起，几只家狗亲切地围上来友好地欢叫，我们就知道到主人家了。

我们今天约见的主人叫高健东，新星农场最早使用沼气的人。

他原来是农场干部，承包这块地也就七八年。这一片都是果园，有荔枝、芒果、香蕉、槟榔等。施肥，开始他就靠收猪粪人粪，人家叫他“大便队长”。一次偶然下山，看到一个朋友家里用沼气，回来他就请了人来建。开山挖石头一个来月，大的小的石头块子堆了20多立方米。水泥砖头等材料都是从山下挑上来。他说，10多亩地，10多头猪，够用了。猪粪生沼气，沼液用来施肥，荔枝、龙眼果皮格外光亮。沼液发酵以后，杀虫、杀菌，作叶面肥喷洒，树叶黑又亮，白蚂蚁都不上树。沼液也能喂猪，含氨基酸、抗生素，猪爱吃爱睡，自然爱长。你看到，沼气在他这里，是转着圈儿用。典型的循环经济。

我们环顾他的住所，各种粗细管道或并行，或交叉，进进出出，原来他这个家里，凡能用沼气的全用了，沼气灶、沼气饭煲、沼气热水器、沼气灯。屋后有一根粗皮管，他说，压力泵，果树施用沼肥，不用肩挑手提的，开泵就喷洒出去了。听说有一种沼气包，用空压机加压，可做动力，他连忙问：能不能给摩托车上装一个？